



暗之國

Red Riding Hood in Scotland

的 小 紅 帽

Killer / 著
Fori / 绘

Killer / 著
Fori / 绘

暗之國

Stealing
Good in Scotland

的小紅帽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暗之国的小红帽/ Killer著;Fori绘.—长沙:湖南美术出版社, 2013.10
ISBN 978-7-5356-6589-8

I. ①暗… II. ①K… ②F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20845号

©Killer/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& Comics Co.,Ltd. / Kadokawa Media
(Taiwan) Co.,Ltd.

暗之国的小红帽



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

著 者 Killer
绘 者 Fori
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
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出 版 人 李小山
出 品 人 刘炬伟

责任编辑 谢爱友 吕雪竹
美术编辑 周贵彬
制版印刷 利丰雅高印刷 (深圳) 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印 张 8.25
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56-6589-8
定 价 1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。

联系地址: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-07C

电话: (020) 38031051 传真: (020) 38031253 官方网站: <http://www.gztwkadokawa.com/>

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盈科 (广州) 律师事务所

Chapter1



鬼屋是赏月的好地方

这是十年来最大最圆的满月，银白的月光为整座莱茵河谷披上缀满珍珠和宝石的面纱，比白天还要灿烂耀眼。然而河对岸的那片森林，仍是一团化不开的漆黑。

“小姑娘，你真的不要紧吗？”

年老的船夫一面将船划向对岸，一面担心地回头看着他的乘客——康拉德伯爵家的小厨娘，亚芮。

十六岁的亚芮从头到脚裹在红色斗篷里，在月光下比盛开的红玫瑰更艳丽。她对老船夫微微一笑，绿宝石般的大眼睛闪闪发光。

“嗯，我很兴奋呢。”

老船夫摇头叹气。

“你这孩子真是不知死活，布雷希特森林那种恐怖的地方可不是好玩的！那里连白天都没人敢去了，更何况是晚上？加上今天月圆，森林里的妖魔鬼怪全都会跑出来，你现在跑去根本是送死！”

他越说越激动。

“爵爷真是不像话，居然派一个小姑娘去那么危险的地方，只为了一条丝巾！他那么想在公爵千金面前耍帅，就该自己去找啊！”

“奈勒老爹您别生气，我是主动接下这任务的。只要找到丝巾就可以获得一百枚金币呢。”

“金币会比命重要吗？”

“一百枚金币可以让我家人好几年不愁吃穿，还可以送两个弟弟雅各和威廉去上学。他们两个那么聪明，不上学太可惜了。而且要是我真的在黑森林里碰到鬼怪，就有新的故事可以告诉他们了，他们最爱听鬼故事，小时候每天晚上都缠着我讲故事呢。”

“还讲故事？你小心自己不要变成鬼比较重要吧！”

“您放心吧，要变鬼也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就连见鬼都很难呢。”亚芮安慰他，“以前我家住在坟场旁边，我每天晚上跑进坟场找鬼，一次也没找到，超失望的。”

“你……小姑娘，你脑袋是不是有问题？”

“我常被人这样问耶！不晓得为什么。”

看到亚芮笑得天真无邪，奈勒老爹觉得再讲下去自己一定会中风。

“你这件斗篷还真漂亮呢，很贵吧？”

红斗篷虽然已经有些陈旧，仍是红得让人心悸，显然用的是上等的染料，衣料也相当高级。那个年代，只有贵族有本事穿这么鲜艳抢眼的衣服，一个小厨娘怎么负担得起？

“我爸爸以前在王子身边当书记，这是王子殿下赏赐给他的。爸爸过世以后，斗篷就归我了。”

披上这件斗篷，就代表身为长女的她将代替父亲，负起照顾家人的责任。

奈勒老爹看她眼神坚定，知道劝不动她，就不再开口，默

默将她载到对岸。

亚芮上了岸，奈勒老爹叮咛她：

“小姑娘，我的船就停在这里，船头挂一盏灯，你要是在森林里遇到什么状况，马上回头朝灯光的方向跑，懂吗？”

亚芮道了谢，提着另一盏油灯，在老爹担忧的注视下，走进了漆黑的森林。

“接下来，”她自言自语，“该往哪边走呢？”



正如老船夫所说，一切事情都是由年轻的康拉德伯爵，以及公爵千金的丝巾起头的。

三天以前，康拉德伯爵从繁华的首都，大老远来到位于莱茵河谷旁的诺玛镇，搬进了新买的河滨宅邸里。这一趟的目的表面上是避暑，实际上的理由是为了追求住在附近的鲁德维希公爵家的芙拉妮小姐。

鲁德维希公爵不但家世高贵，更是全日耳曼地区数一数二的富豪。因此，虽然他长年隐居乡间，仍然有许多王公贵族千方百计向他巴结讨好。

要跟公爵攀关系，最好的方式当然是结亲家。公爵家三个年长的女儿，都嫁给宫廷里的大人物，只剩下年纪最小也最受宠的芙拉妮小姐，成为所有贵族公子追求的对象。

康拉德伯爵抵达后，马上紧锣密鼓地筹备宴会，邀请这一带的贵族乡绅过来赏月，主客当然是公爵夫妇和芙拉妮小姐。

宴会极尽奢侈豪华，食物、音乐和摆饰全都是最高级的，

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金碧辉煌。

但是，美丽又高傲的芙拉妮小姐早就习惯被人捧在手心上，对这些排场完全不放在眼里。她在宴会中不断一脸无聊地打着呵欠，把康拉德伯爵急得满头大汗。

月亮升起之后，主人请宾客们移到户外喝酒，享受美丽的月光。

康拉德伯爵举杯敬酒：

“首先，我要敬月亮一杯。因为这明亮的月光，让我有幸把芙拉妮小姐的美貌看得更清楚，我真是太感谢它了！”

其他人纷纷附和，跟着敬酒，只有芙拉妮小姐冷冷地说：

“有什么好感谢的？我最讨厌月亮了。满月的时候，黑森林里的魔物都会跑出来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今晚芙拉妮小姐不知为了什么事不开心，动不动就跟人唱反调。

“呃……”康拉德伯爵很尴尬，“非常抱歉，我才刚搬来，不太清楚这一带的传说。”

最爱八卦的镇长夫人立刻说：

“伯爵阁下，那不是传说，是事实。河对岸的黑森林几百年来向来有魔物出没，接近那里的人都必死无疑，连猎人都不敢进去打猎。尤其是森林里的布雷希特鬼屋，听说还是地狱的入口……”

“别胡说！”镇长喝止她，“城堡里还住着这一代的布雷希特子爵，说是鬼屋太无礼了。”

康拉德吃了一惊。

“原来我家对面还住了一位子爵？没邀请他来真是太失礼

了，我马上派侍从去接他。”

出乎他意料，全体宾客齐声大叫：“千万不要！”

镇长一脸为难地向伯爵解释：

“子爵向来独自隐居，从来不跟外界来往的，您就别费心了。而且万一他真的来了，在场的各位，包括我，大概就得告辞了。”

“这位子爵到底做了什么事，这么不受欢迎？”伯爵好奇地问。

“几百年来，布雷希特家族一直有膜拜魔鬼的传闻，连罗马教皇都曾经派人来调查，只是一直找不到证据。传到这一代子爵，更是特别邪门。他的父母都是不到四十岁，身强体健就忽然过世，家里的佣人也是一个接一个暴毙，不是急病就是意外。就连一个跟他订婚的远房表妹，也在结婚前一天，无缘无故从自家屋顶上跳下来，年纪轻轻就一命呜呼了。”

镇长擦擦他那张胖脸上的冷汗，继续说，

“从那以后，子爵就一直把自己关在城堡里，不见任何人。而那片黑森林闹鬼的传闻越来越多，曾经有个樵夫在里面迷路十天，好不容易走出来却发了疯，整天胡言乱语。回得来已经算好了，好多人一进入黑森林就再也出不来。大家都猜，一定是子爵在城堡里面使用黑魔法，把地狱的妖魔全叫出来了。所以城堡又被叫做布雷希特鬼屋。还有人说，子爵自己就是恶魔的化身，专门诅咒闯进黑森林的人。我这人向来最讨厌乱传别人的谣言，不过他身边实在发生太多怪事，我不能不警告您一声。”

伯爵心想，说什么不爱传谣言，你自己还不是讲得很开心？都快比你老婆八卦了！

他有点瞧不起这群迷信的乡下人，表面上却还是装出关心的样子。

“与其害怕，不如去城堡跟子爵谈一谈吧？搞不好一切都是误会呢。而且，要是子爵真的那么邪恶，也该有人去阻止他呀。”

芙拉妮小姐冷笑。

“阻止？你不知道这里的人都是懦夫吗？光是听到‘黑森林’还有‘布雷希特鬼屋’就吓得腿软了，谁敢走进去跟里面的魔鬼讲话呀？就连我的丝巾飞了也没人肯帮我捡！”

“芙拉妮，好了！”

她父亲喝止她，回头对伯爵解释，

“伯爵您别在意。前两天我们家人和一群朋友在河对岸打猎，忽然刮起一阵风，把芙拉妮的丝巾刮进了黑森林里。那时我们基于安全的考量，没有进去帮她捡，这孩子到现在还在闹别扭。”

“所以我就说啊，一群懦夫！”芙拉妮小姐气呼呼地说。

“不过是一条丝巾，不值得冒生命危险去捡！”她父亲严厉地说。

芙拉妮小姐气得跳脚。

“那可是从巴黎买来，最时髦最名贵的丝巾耶！上面还绣了一千只小鸟，全欧洲再也找不到第二条了！”

“再名贵也没用，那种东西飞进了森林，不到一刻就会被鸟兽扯破了，你死了心吧。”

“才没有呢！”芙拉妮小姐激动地说，“我昨天找了占卜师算命，她说丝巾好端端地挂在布雷希特城堡门口的石像上！”

“占卜师讲的话能信吗？况且挂在树上还好办，既然挂在城堡那么危险的地方，更不能去冒险！”

“反正全是一群窝囊废就对了！”芙拉妮小姐眼眶涌出泪水，“古代诗歌里的骑士，肯为了贵妇的一条手帕冒死奋战，现在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为我捡丝巾。难道这世上再也没有勇士了吗？”

康拉德伯爵这时才知道她心情不好的理由，既然看到这个取悦佳人的大好机会，当然不能放过。

“小姐说得没错，男子汉大丈夫本来就该不惜生命为女士服务。既然小姐这么喜爱那条丝巾，就由我阿道夫·康拉德去为您拿回来吧。”

芙拉妮小姐吃了一惊，眼泪也止住了。

“真的？”

其他人纷纷阻止。

“伯爵，万万不可啊！”

“太危险了！”

鲁德维希公爵也说：“伯爵，你不需要为小女冒这么大的险。芙拉妮，你快来劝劝伯爵。”

芙拉妮小姐本来只是发发牢骚，没想到康拉德伯爵会自告奋勇，有点感动，也有点不安，想叫伯爵不要做傻事。但是她一来拉不下脸，二来真的很想拿回丝巾，于是摆出了更高傲的态度。

“你要是真的有诚意的话，今天晚上就去，明天一早拿来给我。丝巾在森林里留太久会脏掉的。”

伯爵爽快地回答：“没问题！”

镇长、公爵和其他宾客不停地劝他，在黑夜的森林里根本不可能找到一条小小的丝巾，要他别冲动；但是伯爵已经当着芙拉妮小姐和众多名流的面前夸下海口，当然不能反悔。

于是宴会提早结束，让伯爵准备出发前往黑森林。

当宾客散尽，只剩伯爵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开始后悔了。

他从小生长在繁华的法兰克福，过着娇生惯养的生活，就连看到自家花园里的蜜蜂都会吓昏，怎么可能走进充满毒蛇猛兽的森林里，况且还是住着恶魔的森林？这不是要他的命吗？

他越想越懊恼，怪自己不该一时昏头，在众人面前说大话吹牛。但是事到如今，要是他临阵脱逃，一定会变成全日耳曼的笑柄，更别想娶到芙拉妮小姐。

该怎么办呢？

头痛了半天，只有一个办法。

他召集所有的男性仆人，宣布只要有人能代替他进入黑森林找到丝巾，就赏赐二十枚金币。

没有人自愿。伯爵又把赏金提高到三十枚金币，还是没下文。仆人们这几天已经听了一堆黑森林和布雷希特鬼屋的恐怖故事，当然没人敢去送死。

当奖金提高到一百枚金币的时候，忽然人群中传出一个清脆的声音：

“我愿意去！”

出声的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。比木炭还要黑的头发扎成马尾，翡翠般的双眼闪闪发亮，还有像玫瑰一样红润的双颊，非常惹人喜爱。

她就是厨房里年纪最轻的厨娘亚芮。



亚芮原本在厨房里忙着洗盘子，听到伯爵召集所有男仆宣布重要的事情，爱看热闹的她难免心里痒痒的。趁着管厨房的凶巴巴大婶没注意，她偷偷溜了出去。

到了大厅，正好伯爵把奖金提高到一百枚金币，她立刻迫不及待地接下了这个任务。

一来她的家人需要这笔钱，二来她真的很想见识一下鼎鼎大名的黑森林和布雷希特鬼屋。

她从小听爷爷讲鬼故事长大，再转述给年幼的弟妹们听，鬼怪对她而言不但不可怕，反倒更像是亲切的好朋友。要是可以亲眼看到真正的鬼怪，那是多么开心的事啊！

伯爵当然不认为这小丫头有本事拿回丝巾，但是眼看满屋的壮丁没一个肯出面，也只能交给她了。

所以亚芮披上她的红斗篷，在提篮里装了一些必要的物品，又带了一盏油灯，独自走进黑森林。

“真不愧是黑森林，连月光都照不进来呢。”

亚芮举高手中的油灯，试着照清眼前的路。在昏暗的光线中，树木的影子就像张牙舞爪的怪兽，连男人都会觉得毛骨悚然，她却面不改色。

“城堡应该是这个方向吧。”

听说城堡位于森林的中心，只要笔直往前走，应该就会走到。大概吧。

不久，树木逐渐稀疏。亚芮眼前出现一片空地，布雷希特

城堡就矗立在皎洁的月光中。

这座城堡年代久远，至少有一个世纪之久。它有许多高高的尖塔，远看还真有点像恶魔的爪子。高大的石墙上裂痕斑驳，爬满青苔和藤蔓。屋顶和窗口都有许多崩坏的缺口，好像随时会塌下来。

确实是个阴森的地方，难怪会被称为鬼屋。

亚芮沿着城堡走，好奇地打量它。但是她不知道，城堡里也有两对眼睛，正躲在阴影里盯着她瞧。

“喂，班杰明，有人来了。”

说这话的并不是人，而是一只全身灰绿的妖精。大大的脑袋、小小的身影，阴森鬼祟的红眼在黑暗中闪烁。大嘴咧出一记冷笑，露出一排小小的尖牙。

“不用你告诉我，我自己看得到。”

站在妖精旁边，被称为班杰明的同伴，则是一只洁白的天鹅，却长着一对人类的眼睛。

“是个小姑娘耶，那件红斗篷还真是招摇。胆子不小，敢跑来这里。”

“哼哼，不知死活的家伙，不给她点教训怎么行？”

“班杰明，主人才刚出门，你就想做坏事了？”

“尤里尔你装什么乖？我看你这表情就知道你在动歪脑筋。”

“呵呵……我只是想跟她开开玩笑嘛，好久没看到这么可爱的小姑娘了。”

“那我们来较量较量吧，看谁先让她尖叫着逃出去，谁就是赢家。”

“一言为定！我这就出手，失陪了！”

“喂！不可以偷跑啊！尤里尔！”

亚芮来到城堡的正门口，大门是沉重的青铜雕刻而成，门上刻着布雷希特的家徽：盛开的玫瑰，中心是狞笑的骷髅头。门口有巨大的台阶，台阶顶端左右两侧各蹲伏着一只外表凶狠的石像鬼。而右侧的石像鬼头顶，缠着一条色彩鲜艳的美丽丝绸，正在迎风飘扬。

那正是芙拉妮小姐遗失的丝巾，看来公爵千金的占卜师确实有一套。

“太好了！”

亚芮连忙走上台阶，再爬到石像鬼身上，伸长了手去解丝巾。就在她快要碰到的时候，青铜大门忽然“咿呀”一声打开，从门内吹出一道怪风，将丝巾卷起，飞进屋子里。

“唉唉。”

亚芮轻叹一声，爬下石像鬼，小心翼翼地走进门里。

城堡很暗，她只能凭手上的灯光和门口流进来的月光勉强照路。

“有人在吗？爵爷？”

她提高音量，暗自盼望子爵还没就寝。

“抱歉打扰了。我是康拉德伯爵家的女佣，奉伯爵之命来找公爵千金的丝巾。我刚看见丝巾飞进屋里，请问可以让我进来找一下吗？我不会待太久的。”

没有回应，亚芮继续朝屋里喊，

“为了表示歉意，我带了一点东西来给您作宵夜。有一瓶葡萄酒，不过不是什么好酒就是了。半条火腿，一块面包，还

有我们厨房的珍妮佛大婶做的苹果派。虽然她人很啰唆、爱骂人又很凶，可是手艺很好哦。您要不要尝尝？”

躲在屋梁上的妖精尤里尔听得哭笑不得：这小丫头是来野餐的吗？

他呼了一口气，大门立刻砰的一声牢牢关上。

亚芮吓了一跳，试着把门推开，当然推不动。

“既然出不去，就在屋里好好找一找吧，等遇到子爵再道歉就行了。”

她仔细观察眼前的大厅，到处都是破旧的家具，结满了蜘蛛网。四周挂着厚重又布满灰尘的帷幔，墙壁上有一排巨大的肖像画，上面的人物表情都很阴沉，好像被人欠了一笔钱。这大概就是布雷希特家的祖先了。

“这里好脏啊！难怪妈妈常说，单身男人自己一个人住就是会弄得乱七八糟。等找到丝巾再来帮他打扫一下好了，表达我的谢意。”

背后忽然传来一阵寒意，亚芮回头，看见半空中浮着好几团蓝色火球，每团火球中隐约浮出痛苦的人脸。火球忽上忽下地飘移着，把大厅照得更加阴森。

亚芮张大了嘴，看着火球说不出话来。尤里尔得意地想：呵呵，害怕吧，尖叫吧！

“正好，我正觉得油灯不够亮呢。不过这灯火好棒啊，还可以浮在空中呢。这一定是新大陆带回来的东西吧？”

她向来对海洋另一头的美洲新大陆充满好奇，看见什么怪东西都以为是新大陆来的。

尤里尔差点吐血：连鬼火也不知道，说什么新大陆！

扑哧几声，鬼火全部熄灭了，亚芮有点失望。

“什么嘛，一下子就没了，新大陆的东西真是粗制滥造。”

当她靠近墙边的壁画时，整排壁画上的人物居然一个个转过头来看她，并且表情逐渐改变。有的眼中流血，有的变成青面獠牙的怪物。亚芮的眼睛差点掉出来。

“哎呀呀，这个画家真厉害，画出来的人像表情会变呢。”她心想，“会不会是达芬奇画的呢？听说他画的人像眼睛会转。”

她的祖父在世时是很有学问的学者，所以亚芮懂得很多一般村姑不知道的事。只是她常常用错误的方式去理解这些知识。

这些画像的脸色实在太难看了，让人很不舒服。就算是大师的作品，把这样的画像挂在家里，对子爵的身体健康一定不好。

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炭笔，打算把每一张画像的嘴都改成往上翘，希望它们笑得开心点。

当炭笔触到画像的那一刻，她忽然清醒。

“我在干什么？居然在爵爷家的名画上乱涂？真是不要命了！”

大概是因为来到有名的鬼屋，兴奋过度，忘了身为平民的分寸。

虽然立刻放下了炭笔，但画像龇牙咧嘴的唇边已经多了个黑点，亚芮呻吟了一声。

“惨了，要是乱擦搞不好会更糟。不过应该不太明显吧？搞不好爵爷不会注意到，或以为是画中人长了痣。隔壁的柏特大叔常说，嘴角长痣的女人最性感了。”

她满怀愧疚地朝着画像鞠躬。

“对不起，真的很对不起，拜托不要叫我赔钱！”

看着她快步走开，尤里尔真想撞墙。这女人到底少了哪根筋啊！

亚芮走进一道长廊，长廊两侧各站了一列手拿长枪的盔甲摆饰，乍看之下好像站了两列卫兵，让她小小地吃了一惊。

这时月光从高高的窗口照进来，照亮了整条长廊，也让她看到长廊的尽头有一个奇怪的大箱子，而她要找的丝巾就挂在箱子上。

亚芮很开心，准备冲过去拿丝巾，照理应该是空心的盔甲武士却一个个从摆饰台上走下来，举高了长枪，朝她逼近。

亚芮不禁退了两步，再迟钝的人也知道这情况不太妙。

“对不起，我只是来拿丝巾的，可以让我过去吗？”

盔甲当然没有回答，继续靠近。

“哎呀呀……”

虽然很想逃跑，眼看丝巾就在前方，说什么都不能放弃。

她仔细观察，发现每具盔甲都很笨重，动作不灵活，而且彼此之间有很大的空隙。如果动作够快，应该可以钻过空隙，冲到丝巾那里吧？

“预备……走！”

一咬牙，她抓紧手上的提篮和油灯，飞快冲进盔甲阵里，左躲右闪，在盔甲抓到她之前钻过空隙。

眼看就要成功，油灯却被一支长枪勾住，脱手飞出掉在地上。火焰被盔甲踩熄，满满的灯油全流了出来。

一具盔甲踩到灯油滑倒了，途中撞到另一具盔甲，第二具盔甲又撞到第三具……